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紳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

晉摯虞集題詞

摯仲洽為玄晏高弟知名當世遭亂餒死傷哉貧也張茂先聚書三十乘仲洽撰定官書皆資以取正茂先冤死仲洽致箋齊王事漸表白可云不負知己集詩甚少賦亦遠遜茂先議禮諸文最稱宏辯與杜元凱束廣微並

生一時勢猶鼎足二荀弗如也東堂策對其生平致身之文中少壯氣沿為畀響靡靡之句效者茲貧當日作者得無自恨其率爾乎茂先博極羣書能辨鳧毛龍肉而不知察變桒栢仲洽善觀玄象知涼州可以避難而流離京雒竟同餓隸予輙怪儒者有博物之長無謀身之斷此趙壹所以悲窮鳥也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鍾嶸詩品緣此起義評

論曰多矣

目録

賦

思游賦有序

鵁鶄賦

觀魚賦

槐賦

疾愈賦

策

賢良對策

表

普增位一等表

討論新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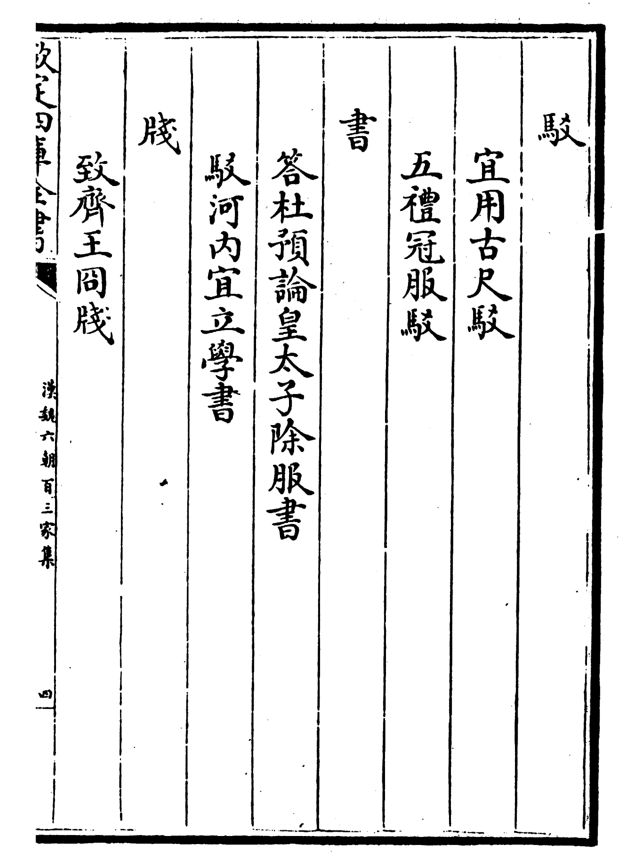
奏

明堂議奏

二社奏

祀六宗奏
議
祀皋陶議
廟設次殿議
皇太孫朞服議
國喪佩劒綬議
國喪服制議
吉駕導喪議

輓歌議
寄公齊衰服議
諸侯公孤絶朞議
師服議
廵狩建旗議
皇太子稱臣議
夫人答拜羣妾議
新禮議



駁

宜用古尺駁

五禮冠服駁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駁河内宜立學書

牋

致齊王冏牋

頌
太康頌
釋奠頌
連理梘頌
箴
尚書令箴
新婚箴
贊

庖犧贊

神農贊

黄帝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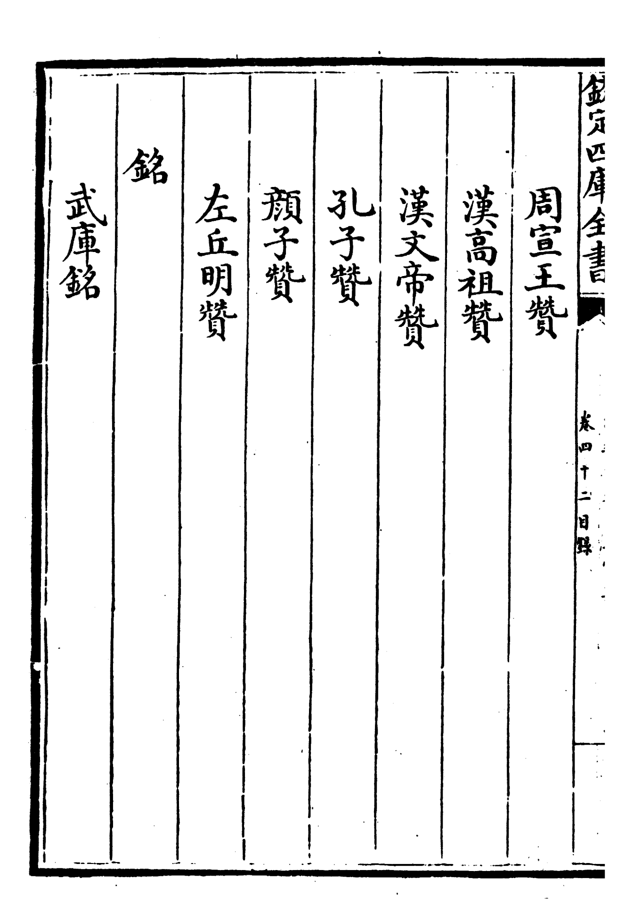
唐堯贊

夏禹贊

殷湯贊

周文王贊

周武王贊



周宣王贊
漢高祖贊
漢文帝贊
孔子贊
顔子贊
左丘明贊

銘

武庫銘

門銘
竈屋銘
誥
遷宅誥
論
文章流别論
頌
詩

七
賦
箴
銘
誄
哀辭
文
圖識

碑銘

又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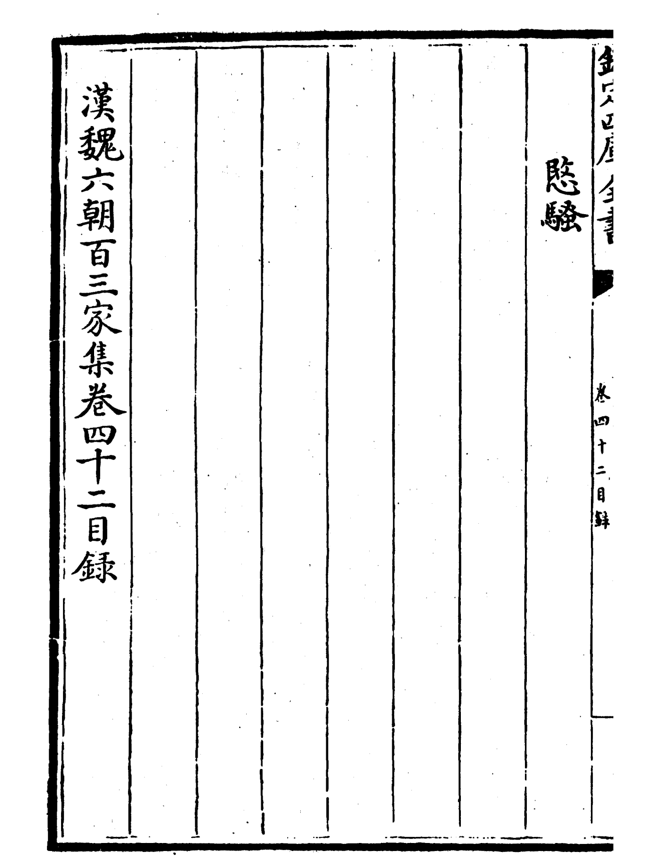
三日曲水對

詩

答杜育詩

雍州詩

騷



懸驗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

明 張溥 輯

晉摯虞集

賦

思遊賦 有序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

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于末葉兮晞靈根于上世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逝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

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燿而重光至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于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闗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

而增騖兮者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含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内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于

姬文將遠遊于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廝徒于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名陵陽于游谿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霅靀而愈新挹玉膏于萊嵎兮掇芝英于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于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廪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遥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曦莅羣神于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驅天馬而髙馳讒羲和于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闢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徃乎西游粤浮鷁于弱水兮泊舳艫于中流茍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于金室兮采舊聞于前修譏淪陰于危山兮問王

毋于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攫㲋兎于月窟兮詰姮娥于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探黿虵于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黄于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顧玄黄于地輿台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顔履仁而夙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匠乾巛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

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
難顧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
延嘉賓于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
鑠其在手兮狼弧翶其斯彎睨翟犬于帝側兮殪熊羆
于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轙輈整旅
兆司鬱以届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讋衆兮鈎
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
之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偞偞而方馳且啓行于重陽兮奄税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巛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覯品物兮終復䰟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懐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遥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闇昴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

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娱

鵁鶄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臯之曠澤游江淮之洪波既剪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鵁鶄呈儀若刻若畫鸞頸軀背戴玄珥白斑毛頳膺駮羽朱掖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死黚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没或遊或舞繽翻倏忽

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觀魚賦

觀鮮旗於滮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湔泉之鯉濯陂之鰋澆瀺涌躍没浪赴遠集於曲涯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蹙或濯或沉倏爍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羡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搆横羅編芫為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迸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進而無反魚鰭膾鯉

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既旨且柔沉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顧窮晝而蒸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逈需於酒食盤衎宴安歡情未極選輿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槐賦

覽坤元之産殖莫茲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

而正位爾乃覩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靄蓊鬱扶疎上拂華宇下臨脩渠湊以東逕帶以通衢鼓柯命風振葉致涼開明過於八闥兮重陰踰乎九房

疾愈賦

余體氣不龢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纎纎而日尠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餐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

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歷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九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昃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策

賢良對策

時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虞對擢為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

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内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罸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鈞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

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見異物雖有賢

才所未接識不敢贅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表

普增位一等表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詔從焉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

思文不審收旣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

討論新禮表

晉國建文帝命荀顗撰爲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虞表所宜損增　本傳元康中遷吳王友

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敎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

又以令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

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

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

歿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

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

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

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

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

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説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補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配天地五常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

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奏

明堂議奏

晉初明堂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至是虞議云云詔從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黄帝配土此五

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

二社奏

奏上詔從之

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

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祀六宗奏

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詔從焉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

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卲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

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議

祀臯陶議

故事祀臯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聖于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故虞云然詔可

按虞書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

重也律署之置畢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廟設次殿議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于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

虞議從之

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

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皇太孫臯服議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

國喪佩劒綬議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虞議詔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劒如舊其餘如新制

國喪服制議

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

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服非三年也

吉駕導喪議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虞議詔從之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槀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惟載柩兼有吉

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

輓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

虞議詔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

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虞議詔從之

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

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絶朞議

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絶朞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卿

按位從大夫者皆絶緦虞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絶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

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虞議詔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歴代相襲不以為

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馬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

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皇太子稱臣議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于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議詔從之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羣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虞議詔可其議

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别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新禮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

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駁

宜用古尺駁

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廣駁之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

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

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五禮冠議駁

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

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䂓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黻衣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泰始十年楊皇后崩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宜從制釋服衆議不同虞為吳王友答預書從之於時内外卒聞預議或謂違禮預使叚暢撰探典籍以為定證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

之制故亮稱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準葢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宫猶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

又

唐稱諒闇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

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壄訖除服變制通理無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駁河内宜立學書

河内太守魯𡙡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𡙡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戕

致齊王冏牋

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為忤旨後華誅攸子冏輔政虞

致箋于冏冏表求通議

閒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茍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

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順逆之理理之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頌

太康頌

虞摧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吳寇初平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繼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

虎爭分裂遐邦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
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
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
憝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
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
曁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
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
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

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樽俎上下惟讌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

東宫正德之内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榦一心以蕃本根

箴

尚書令箴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内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衮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

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
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
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
臺取告侍衛山甫一作仲山䀹作職雖聖句作雖曰聖明資作賴修作循告作言

新婚箴

令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内
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躭命不可輕君子
是憚敢告後生

贊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尠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黄帝贊

黄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彌難消息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賛

唐帝放勲欽明文思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熈

夏禹賛

決隄疏河刋山敷土四隩既宅彞倫攸敘卑宮菲食以寧區宇

殷湯贊

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含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既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

周宣王贊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翕強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為君按轡細柳抑

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左丘明贊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正典光

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銘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毁五常

門銘

禄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此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誥

遷宅誥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黄水西背山面隰故此稱良

論

文章流别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

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

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

行潦挹彼注玆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

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楊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

益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劉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箴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笇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㒷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温雅連斾之壯厲忼慷應閒之綢繆契濶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讖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横有義反覆成章

碑銘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

辭也

又

以上散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此復見廣文選似合二首為一并載之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于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意為主則言

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葢由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鼠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對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

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

詩

答杜育詩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潁豫有聲彰澈賴茲三益如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漼漼離羣索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雍州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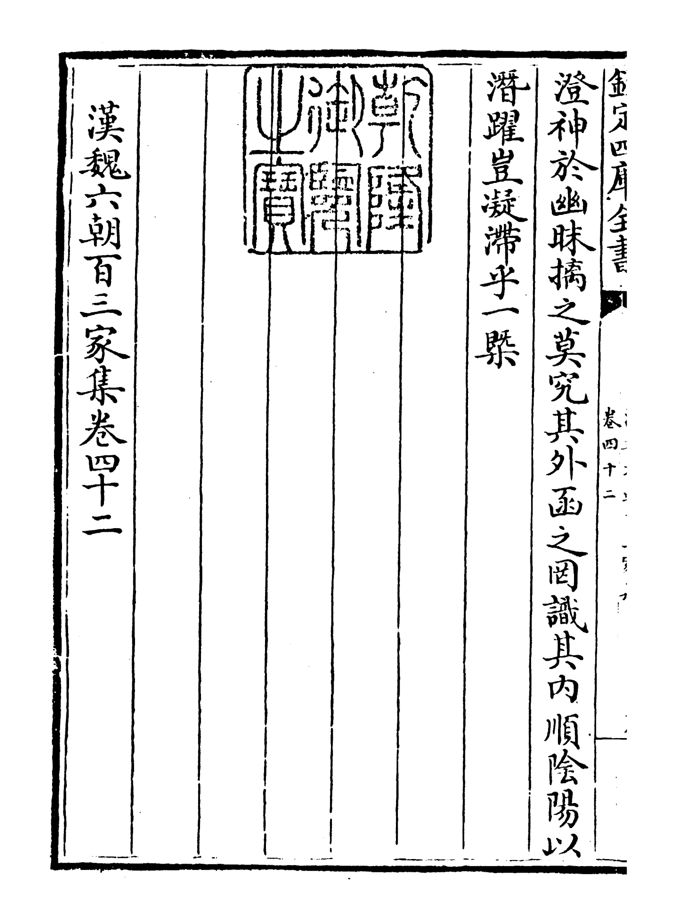
於皇先王經啓九有有州維雍居京之右土載奥區山包神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悠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皮服内含岐豐周餘既沒吏德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風包一作苞

騷

愍騷

盖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

澄神於幽昧擒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内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紳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晉束晳集題詞

晉世笑束先生勸農及餅諸賦文辭鄙俗令雜置賦苑反覺其質致近古由彼雕繢少也廣微沈退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茂先見而竒之顧其文曼倩醕也此粕也獨痛言周漢衰時禍福無轍朝卿相夕鼎烹功名之士可為嚙指出血

當途典午牝鳴狼噬衣冠達人誅無遺種中散幽憤之詩逸民崇有之論俱無救於溘死始知太虛玄罏嚴吏鄭老投足天地不如一卷豈虛談乎集中數議爾雅之文不愧典册補亡詩志高而辭淺欲以續經罷不勝任也三百風微古詩終絶韋孟諷諫傅毅迪志俱非昔響降而西晉誰為朱絃哉汲墓竹簡嵩高科斗自博學者觀之直其戶牖書也曲水

之對見榮人主何異東方名藻神中壘辯貳

負乎

目録

賦

貧家賦

餅賦

勸農賦

近遊賦

讀書賦

論

春夏封諸侯論

議

廣農議

高禖壇石議

婚姻以時議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又議

對

三日曲水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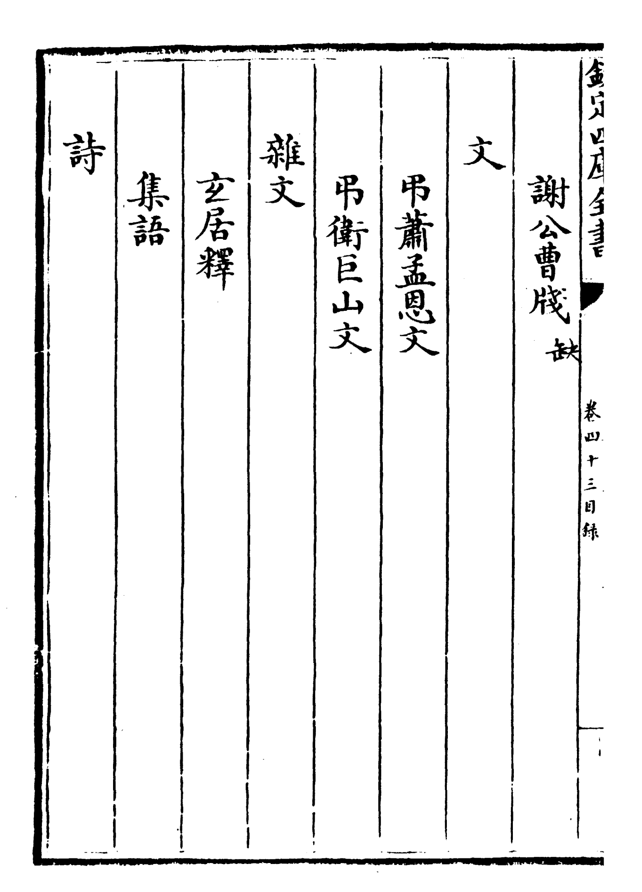
奏

薦王璞奏　闕

書

荅汲冢竹書難釋書　闕

牋



謝公曹牋 缺

文

弔蕭孟恩文

弔衛巨山文

雜文

玄居釋

集語

詩

補亡詩六首 有序

南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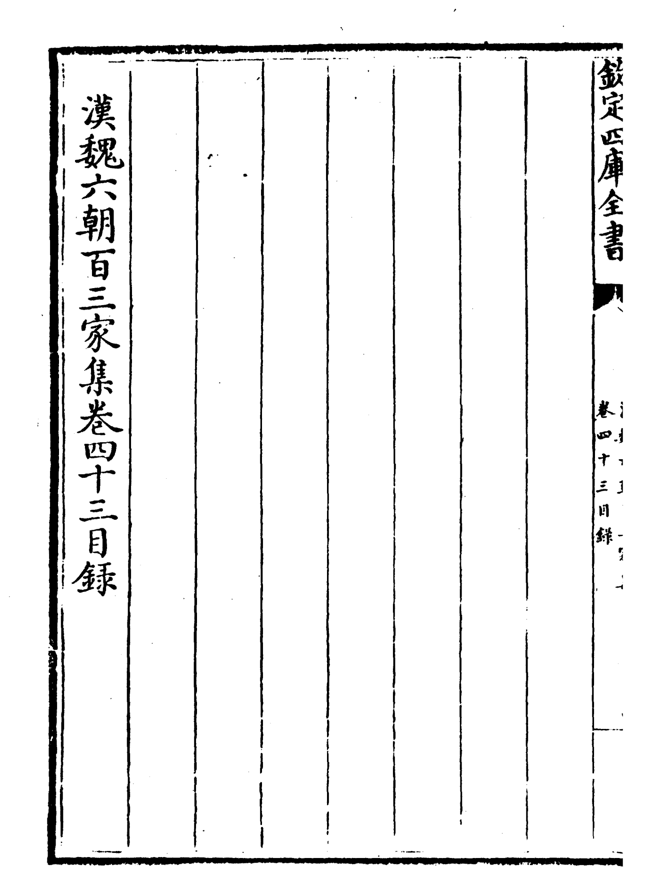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明 張溥 輯

晉束晳集

賦

貧家賦 載藝文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勲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徳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

無蔽覆之受塵唯四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衒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饑年煮黃當之草萊作汪洋之羮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嗷於左側

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_{載藝文}

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緜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勸農賦_{載藝文}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

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隋
田賦度乎頃畆與奪在已良薄賸口受餼在於肥脯得
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
領注列名諱則豚鷄爭下壺榼横至遂乃定一以為十
拘五以為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近遊賦　載藝文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畆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
里寞玄澹而無求乘箄輅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揰

索以爲鞦結斷梗而作鞦韆擧華門而高蹈朅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鷄𣪍於歲首收鷄𩦶於𤘘互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冬脅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爲素條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嫃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閒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讀書賦 藝文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澡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唫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唫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論

春夏封諸侯論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今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議

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廪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

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

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郤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

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説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謡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堨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争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

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内寛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高禖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為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祀禖高禖置石之丈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毁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

石有呑卵之象蓋俗說所為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為呑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束晳議後得高堂隆故事

詔更置

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為主然則石之為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

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婚姻以時議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

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葢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子之于歸此豈在仲春之

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晩迨氷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葢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葢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嫌避諱宜如舊稱

對

三日曲水對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

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

集

文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為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日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胤時有伯母從凡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修

一朿麥糒一器以致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黄門郎巨山與皙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皙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

赴來闕遥望子第銘旌蕤立既闋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斂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祛子不我執魂兮魂兮于馬栖集

雜文

玄居釋

東晳閑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葢聞道向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

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匵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寗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

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藝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鶩沈鱈徒屈蟠於塪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夫何為乎秋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

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以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畫戢羽族翔林蠉蚓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

舊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殊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闚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

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
熈隆六合寧静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
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禄可
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
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
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
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

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莾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烏不假甲于䲡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羡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稸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罏為肆神游莫競

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㑹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雖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集語

薄氷凝池非登廟之寶霖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詩

補亡詩六首 有序 詩家直說云束晢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序曰晢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

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
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鰟捕鯉嗷嗷林烏
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勖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
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
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
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穡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

逓謝八風代扇纎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